周易六爻哲學與國學智慧的整合[[1]](#footnote-1)

台大哲學系教授杜保瑞

1. 前言：

　　《周易》思維的詮釋角度眾多，有宇宙論問題，指其進入中醫、氣象、天文、曆法學中的知識推演者，也有本體論問題，指其作為儒道共同價值之源流者[[2]](#footnote-2)，當然更有命運預測的內涵，以及人生問題的指導思想等。本文之研究，將從《周易》六爻爻位的架構進入，討論人在社會體制的不同位階的命運處置問題，並從中結合中華國學的智慧，導入六爻詮釋之中，以提供《周易》思維與國學智慧結合的整體觀念。

　　《繫辭上傳》第一章言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」筆者以為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六爻上下位階，就是呈現這個道理。在《周易》上下卦由初至上的六爻爻位中便有「貴賤列等」，不同爻位則是「動靜有常」，掌握到固定的原則則吉，違背其固定原理則凶。此處之原理原則，則是乾坤兩卦六爻角色的基本型所呈現出來的，它同時發展為其它六十二卦的上下位階之吉凶原理。本文之作，即是要將這個上下爻位吉凶原理，結合儒釋道三家的基本哲學智慧，提出人生指導建議，發揮易學與國學相輔相成的功能。

　　在儒釋道三家的體系中，宜有出世的與入世的型態之區分，入世型態指得是生命的理想以追求社會體制的圓滿為目的，個人的完成以完成在社會角色扮演上為前提，儒家及道家老子，追求經驗現實世界家國體制的目的，就是入世的型態，這個型態，與周易思維就在體制內談吉凶禍福的宗旨是一致的。至於道家莊子，以及佛教，則是出世的型態。莊子不以社會世俗標準衡量自己的人生，人生也不以追求社會體制的圓滿為目的，甚至是追求神仙的意境，這些就超出了現實世界的可能性了，可以說，易經體制階層的思維是不適合莊子哲學的。然而，體制中會有不得志者，甚至是非關體制的角色，這時候，就是莊子哲學可以扮演角色、派上用場的時候了。就佛教而言，更直接是以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業，因此沒有社會體制的框限，更不為體制的成就來服務，人生的終趣還在彼岸，只是人生一遭，不要荒廢，仍要追求超越，成佛果位，就在人身。以此，以體制角色定位人生的易經思維，跟佛學就關涉很少了。其實不然，體制只是人生的一個側面，雖然正是社會角色的核心側面，但是，人生的一生，並不是只有社會角色一種問題而已，人生關涉到的問題很多，特別是生死與命運的問題，就不在六爻架構中思考，然而一旦以六爻位階為思考人生問題的架構，就可以藉由佛教的智慧予以安置，雖然如此，人生處於二三四五的時候，是不會去想生死及命運的問題的，若非走到六爻，這個問題是不易浮現思緒之中的，當然，一旦浮現，佛教就派上用場了。

1. 周易上下六爻的角色扮演原理

　　解卦的重點很多，主要看解卦者自己的需求而定，可以側重卦爻辭義的象數必然性演繹，可以認為卦爻辭全然只是偶然性命運結果，也可以主張全卦之卦爻辭有一結構原理以為時位邏輯，而用於人生指導之上。筆者解卦，主要從人生問題的解決的角度進入，即是以六爻有其固定時位邏輯，或由初至上之時間性發展歷程，以及由下而上的不同尊卑地位，在社會國家機關體制的上下階層中，各爻有其固定的角色邏輯以及吉凶禍福[[3]](#footnote-3)。首先，上三爻為中央為高層階級，下三爻為地方為基層階級。這就是，初爻是剛入組織的新鮮人，此時角色扮演以沉潛及學習為主，勿好出風頭。二爻在基層授權任職，以承擔能得榮譽為主，切莫逃避任務。三爻暫時性閒置，此時以忍耐及等待為主，切莫作亂。四爻上升高位，中央大員，有權有勢，角色以合作及收斂為主，不能邀功。五爻為最高領導，國家之君主，公司之老闆，行動以政策及人事之決斷為主，無此能耐者切莫竊占此位。六爻尊貴之位，卻無實權，人生以快樂及修養為主，不要再貪攬事功。

 乾初九，潛龍勿用，就是學習為主。坤初六，履霜堅冰至，就是提醒眼光要放長遠。乾九二，現龍在田，坤六二直方大，都是講承擔責任。乾九三夕惕若厲，講爻位的危險，坤九三含章可貞，講此爻的忍耐精神，顧全大局，關鍵都是爻位不好。乾九四或躍在淵，言其位高心不實；坤六四括囊，言其幹練及收斂。乾九五飛龍在天坤六五黃裳元吉，皆言其已登君位。乾上九亢龍有悔，言其時非我予，感嘆萬千。坤上六龍戰於野，言眷戀大位導致戰爭。從乾坤兩卦的爻辭所見，就是六爻時位的角色及命運邏輯，清清楚楚，六十四卦言情境，言命運。本文之作，言處置的智慧，提建議，依儒釋道三教的智慧，結合易經六爻時位的情境背景，交互運用。

 依此原則，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，就有了它重點發揮的爻位。一般說來，初爻尚未定性，廣學多聞即是要點。二爻基層主管，以儒家承擔的服務精神為主。以上一二兩爻，在周易各卦的討論中，已十分精采深刻。然而，第三、六兩爻，就很需要經由其它國學治會加強思維。至於四五兩爻，則是可以提升功力。例如：三爻多凶險，關鍵就是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如能有莊子逍遙的智慧，便不致如此。四爻中央大員，近君側，以老子的智慧便應對正確，加強功力。五爻君位，若非有人事管理能力，以及政策決斷能力，實在不宜此位，因此人物志是其寶典，可增強實力。六爻退出職場一線主管位子，要反思人生、追求福德，世俗一切要能放下，此時莊子及佛教的智慧正能供應無窮，補其不足。

　　以下，將針對此處所述，將國學各門宗旨及精要述出，並說明如何強化或補足易學思維的有限性。

1. 儒家哲學的理論與應用

　　儒學的理論就是經驗現實世界的社會國家哲學，強調國家以行仁政為目的，個人以做君子為理想，君子即在社會體制內為社會服務，進入職場，扮演角色，可以說，上下六爻都是儒家君子有角色扮演的所在。不過，儒家以服務社會為人生的目的，願意在各個工作岡位上擔任辛苦的責任承擔者，在周易六爻的所有位階中，第二爻最適合盡忠職守任勞任怨的儒者承擔，以儒家的哲學智慧，放在第二爻的爻位扮演上，比較安全，不會有智慮不足的現象。至於同是官位的第四爻，當然應有儒者胸懷，但是，更重要的恐怕是需要老子的智慧。關鍵在於懂得官場險惡，知所進退，福德併美。在第五爻而言，當然也是儒家的責任，但儒家蘊育於封建體制中，對君王的效忠是其根本性格，所以當儒家談君王角色的時候著重的是儒家對國君的期許，而非自己位階於此，因此在這方面的討論顯有不足，不若人物志，以及黃老道家。就第三爻和第六爻而言，儒者的勇於承擔精神，顯然與這兩個爻位的基本命運邏輯有所牴觸，以儒家理念運用於此，反生障礙，三之凶險、六之悔吝，多半就是知承擔之進不知避難之退的儒家性格使然。因此，君子位於三、六兩爻時，應多通莊子與佛理為上。總結上言，儒家所有的理念精華，都可以用在第二爻位上而不致有誤，可以說，第二爻就是儒家的哲學為上。

　　第二爻在基層承擔責任，在地方第一線服務社會，在職場有自己的專業，對自我的角色認知就是認真服務，肯定自我，獲得榮譽。有理想有抱負的儒家，就是追求這樣的角色。

1. 老子哲學的角色與應用

　　老子哲學是入世的學問，是做為領導者的哲學，領導者不一定要是第五爻，只要掌握領導者智慧的人物就是組織中真正的領導者。真正的領導者，有最好的理念，知道組織應走的道路方向，又有帶人的智慧，能團結最多優秀人才，為團體服務。為組織人才，要懂得謙讓，把好的位子讓給別人，自己居於次位，協助高位者，完成任務，不邀功，不為己私。這樣看來，第四爻就是老子哲學最好的表現舞台。第四爻高居中央第一線主官之位，上有君王，下攝下卦三爻，對下而言，直接代表國君，對上而言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對同事而言，大家都在第四爻位居要津。這是一個高難度、危險大的角色，要懂得功勞推於君王，權力與其它第四爻同事分享，利益分給下三爻幹部及群眾，果能如此，則能穩居高位，發揮才幹，實現理想。上層、同層、及下層都接受他，喜歡他，因為他不爭功而將功勞推給五爻領導，因為他不爭權而將權力分享給其他第四爻，因為他不侵占利益而將利益送給部屬與群眾，他這就是給而不取的哲學，「夫為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」[[4]](#footnote-4)，只要是人性有有所貪愛的事情他都不侵占，都送給別人，「寵利毋居人前，德業不落人後」[[5]](#footnote-5)，辛苦的事情自己來做，利益的事情別人去享，這是儒家的理想的更極致的展現，關鍵在於認識到人性的負面現象，人都好名、好利、好表現、又見不得人好，尤其是人才，甚至是國君、長官，老子的領導者智慧就是要來團結人才，人才又有私心，給而不取就是駕馭之道，尤其是第四爻之要津之位，乾之九四「或躍在淵」，坤之六四「括囊」，都反映了此位之為難。然而，有理想又有能力的人才都會走到這個位子，只有到了這個位子才能施展抱負、服務天下，所以，邦有道卻坐不上這個位子就是能力不足，而邦無道又要坐在這個位子就是危險，不是深黯人性、通透權力的人物是難以駕馭此職的。這些思考，在儒家的作品中不是沒有，但不是要項，總是以使命與承擔帶過，只有老子的智慧，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為」「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」「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」「不敢為天下先」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處事智慧，這些，也都是坤卦六四「括囊，無譽無咎」的具體作法。

　　總之，第四爻是中央大官，非基層環境可比，複雜糾纏，無有深透人性惡的一面之智慧，不足以穩居此位，老子哲學正是深研於此的最佳智慧寫照，要以《周易》第四爻的身分定位人生時，老子哲學就是最好的工夫心法。

1. 莊子哲學的理論與應用

　　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第三爻，多半是凶險的，糊塗的、冒進的、闖禍的、叛亂的、與敵人交戰的，都是此爻，《繫辭傳》已明言三多凶，關鍵就是，《周易》是階層倫理的尊卑思維，一切人事命運在體制中論斷，然而，第三爻正是上不上、下不下的位子，只有儒者思維的角度，就是進退失據的命運，儒者總是急於成就，關切自己的實踐效果，一旦被邊緣化到第三爻位，常常會因急躁而惹禍，並且，對於繼續晉升充滿殷切的期盼，時日一久，修養不夠的，就要怨天尤人，得罪君上。這一切，都是在體制內期許自我之後的問題。莊子哲學，正是非體制性的哲學，個人主義的哲學，追求人性的自主，否定體制的功能，看破政治的虛偽，批判君王的劣行，放棄淑世的信念，主張一切放任就好。既然如此，位階之高下就不是問題，莊子型態的智慧，本不入世為官，既不就仕，焉有位階之上不上、下不下的焦慮問題，身處三爻，正合我意，雖在地方基層，卻不必承擔第一線的重責大任，如第二爻者，又只在地方基層之故，沒有中央高層的複雜糾纏，不必太在意別人的眼光，只要顧好自己的需求即可。其實，放下了體制性角色扮演的自我要求，捨下了社會世俗的眼光，第三爻正是追求自我的人生階段，可惜人都不能滿足，都想向上，一旦不成，便怨恨長官，製造自己的危險處境。又或者，見不得第二爻好，老是批評，讓人不悅，想辦法對付他，也就為自己惹禍了。

　　道家莊子，正是追求自我的型態，快樂就是他的價值，世界是造化的偶然為之，沒有目的性，生命是被造化遊戲而有的，「大塊載我以形、勞我以生、佚我以老、息我以死。」就是莊子對人生的實況描述，生死都是回到造化，再自然不過，歡欣接受，不懼死亡。至於活著的這一生，前半段工作，後半段玩樂，這樣就好。經歷了第一爻第二爻的階段，走到第三爻。或是經歷了第一爻，沒有做過第二爻，資深了以後成為第三爻者，人生也過了大半。以上兩種情況，正是追求適性逍遙的時刻，只要不再有上爬的念想，人生至此留在第三爻位階，花少分的精力應付公事，留下大部分的體力追求自己的快樂，旅遊、讀書、陪伴、鍛鍊，做的都是自己快樂的事情，待在第三爻正可以實現這些理想，何樂而不為？何須忌妒二爻以致交惡成仇，何必怨懟四爻以致對立衝突？則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大多數命運為凶的第三爻就能解脫了，關鍵就是不再以社會世俗的位階標準看待自己的命運而生遺憾之感，不以世俗的角度評價自己人生的定位，解除天刑，那是儒者的桎枯，這樣也就不再會有命運的凶險了。

　　莊子哲學，正是第三爻的救星。當然，有儒者性格的人是放不下的，不過，儒者性格者也應該要有看透世局的智慧，如果局面真的不可為，則只顧好自己正是必須的道路。

1. 佛教哲學的理論與應用

　　佛教講因果業報，加上輪迴，形成生命的哲學。《易經》是體制內的哲學，是入世的哲學，佛教則是出世的哲學，雖是出世哲學，卻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業，然而，周易爻位都是體制內的角色，尤其是第二、四、五爻，都在位階之中有明確的角色任務的人，所作所為有一固定的規範。角色要扮演，責任要承擔，任務要完成，沒有甚麼打折扣的空間。即便是第三爻，也仍有任務要完成。不過，第六爻就不同了。第六爻遠離要職，沒有專責的角色，在體制中並不被期待有所作為，若仍有所作為，便是對二、三、四、五的蔑視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只管自己的快樂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這樣的角色，正好是佛教思想可以貢獻的時機。綜觀一生，放下對名位的執著與眷戀，安於無事一身輕的階段，享受人生難得寧靜的時刻，不再掌握任何社會資源，依據自己尊貴無比的地位，對他人提供布施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，布施且不有布施相，絕不以社會角色的功績榮耀作為布施的目的，以慈心待人，讓眾爻位的人物獲得無須回報的關愛，溫暖照顧眾人，雖無位、無權、無利賞之資源，卻仍受人歡迎，快樂無比。總之，補社會資源之不足，以慈善家而非事業家的角色入世奉獻，這就是第六爻取之於佛教智慧可以有的角色扮演邏輯。

1. 人物志哲學的理論與應用

　　易經是入世的智慧，體制的哲學，《人物志》亦然。《人物志》是從官場上以人事管理的角度說人才分類以及互動的智慧寶典，既有君王的角色邏輯，又有一般人才的職掌分類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，第五爻位者就是君位，然而許多環境不佳的卦象，關鍵就是第五爻失職造成的，如何做好第五爻？《人物志》正是討論此事的作品。第五爻除了自己如何做好最高職位的角色邏輯之外，更有任命大臣、管理幹部僚屬的能力要全備，為求落實這樣的能力，《人物志》正好全面地提供了必要的訊息。當然，第五爻位除了掌握《人物志》所有人事智慧之外，還有政策的理念必須具備，而政策背後是理想，政策具體是知識資訊，知識與資訊可以要人提供，理想必是與生俱來。許多坐上五爻之位的人，只是為求大位，而非有理念者居之，其結果，沒有政策的覺悟，只求權勢，短期尚可作威作福，長期下來，走不出治理的格局，便會失去群眾，自取其辱之時不久矣，關鍵就是，要知政策。

　　第五爻位的知政策能力，就是關愛百姓的理念之落實，根本價值缺乏，政策只有偏鋒，短視，但是否真愛百姓，發自於內，並非外飾可成。因此，若無此強大理想，留在第四爻服務人群，以專業能力施展才華，這樣才是安穩正確之道。一味求高位，雖能掌權，卻無法掌舵，自取其辱，更誤其國，不智甚矣。

　　第五爻位的人事能力，可以取經於《人物志》。《人物志》強項在分類的認知，以及各類人才的晉用之道，至於國君和臣下的關係，法家哲學更有見地，唯法家哲學重在富國強兵，治國禦下以富國強兵為唯一考量，個人成了工具，這與儒家理想不同，固有爭議，但是適度地維護組織的強大，依然是重要價值，此時，法家禦下之術，也是《易經》第五爻位者值得補強的能力。

1. 法家哲學的組織管理之運用

　　以《韓非子》書為代表的法家哲學，強調國富強兵，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唯一真正以組織目的為要的理論，儒家固然要經營國家政權，但都是以君子知識分子的身分提出治國理想，固然有對君王行仁政的要求，但也只是理念的提出，而缺少君王治理天下的技術觀點，甚至更是以德治為最高價值，而少論及官員權臣惡徒的治理技巧，同時，君子個人的成就與國家的治理同樣重要，但法家則不然，國家是唯一的目的，個人都是工具，德性不如戰功，所以法家哲學是唯組織目的的理論，正是君王必備的統治技術，因此正是第五爻的君位之所需，其重法重勢重術，都是人主之所需，關鍵就是，權力的大餅人見人愛，尤其是小人的覬覦，若無堅毅的性格獨斷的處置，沒有部君權旁落的，一旦旁落，沒有不政治混亂的，其結果就是國家不保，天下動亂，因此，不就君位則已，一旦坐上此位，絕對不能不維護體制的穩定，儒家德治固其理想，陽儒陰法卻是王朝的真相，人主不備此術，任由權臣侵權，結果就是忠良被戮，國主身危。因此，第五爻不是一般的能力可以擔任的角色，而這其中的現實殘酷，只有韓非子明言及此，也正是第五爻必須要有的管理智慧。

1. 菜根譚的理論與應用

　　《菜根譚》是明代作品，集合儒道兩家的智慧精品，並沒有輪迴的觀念涉入，故而非佛教智慧，唯於意境的品味，通於三教。就《周易》六爻而言，《菜根譚》幾乎都有警語，事實上可以將《菜根譚》的語句編入六爻思維中，且能得其一一相應的詮解之效。如此既有助於六爻思維，亦能使《菜根譚》辯證深奧的詞語易於理解，關鍵就是將其應用時位定位在六爻位階之中。

1. 結語

　　《易經》思想博大精深，然而，沒有善體會者亦難明言其奧義深旨。又，雖然彰顯了周易哲學，不去更廣大精深的中華國學交互運用，卻是精神資源的最大浪費。筆者有幸研讀這些經典，也經過無數的課程講授，逐漸發現國學智慧的交互融貫之途，本文之作，即是課堂講授的內容，筆之為文，以為交流討論之需，敬祈指正。

1. 本文為參加＜第八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＞而作，20160429~0430，中華民國易經學會主辦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協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如繫辭傳第七章：「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﹖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﹖是故，履，德之基也；謙，德之柄也；復，德之本也；恆，德之固也；損，德之脩也；益，德之裕也；困，德之辨也；井，德之地也；巽，德之制也。履，和而至﹔謙，尊而光﹔復，小而辨於物﹔恆，雜而不厭﹔損，先難而後易﹔益，長裕而不設﹔困，窮而通﹔井，居其所而遷﹔巽，稱而隱。履，以和行﹔謙，以制澧﹔復，以自知﹔恆，以一德﹔損，以遠害﹔益，以興利﹔困，以寡怨﹔井，以辨義﹔巽，以行權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參見繫辭下傳第九章：「易之為書也，原始要終，以為質也。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撰德，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噫﹗亦要存亡吉凶，則居可知也。知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二與四，同功而異位；其善不同，二多譽，四多懼，近也。柔之為道，不利遠者，其要無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與五，同功而異位；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剛勝邪﹖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《老子》文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語出《菜根譚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